

楔子 殺戮戰場

在午夜夢迴之際，燕仁發現自己正在深山裡，密集的樹葉和植被讓山林間宛如夜晚般陰暗，他的視線不斷晃動，閃避著箭矢和長槍，穿梭在樹木和同行者之間。旁邊的夥伴倒下，他卻沒有時間哀悼，銳利的情緒化作鮮紅色的弓出現在他手上，這份憎惡和憤怒讓他幾近發狂的狂奔，所到之處盡是紅箭的殺戮。

如果要描述現在身處的環境，那無疑是「戰場」。

兩方不同的人馬，穿著皮衣，黝黑的皮膚上用顏料畫著符號，那是為了給予他們勇氣與象徵意義，還是純粹的辨別敵我雙方？抑或是兩者都是。

他們手上拿著武器，獵刀、石造長槍、弓箭……應當是用來狩獵和保衛家園的兵器，如今卻血刃相向。

在路上的水窪中，他看見了自己的倒影。

他有著黝黑的亂髮，雙眼和正常人不同，是黑色的瞳孔加上金色的環，就像是日全蝕般的雙眼，在交火中散發出異樣的光芒，他的手不斷憑空搶奪他人的兵器，又凝聚出無形的盾牌阻擋攻擊。

燕仁這個時候才意識到，這不是他的記憶，而是巴里的記憶，他所感受到的這份躁怒和悲憤來自於巴里的意識。

當他的手張開，呈現拉弓的姿勢時，一把由各種紅色幾何線條組成的光之弓箭就出現在他的手上，明明是那樣美麗的姿態，卻是拿來貫穿眼前的所有敵人。

當巴里射出弓箭時，燕仁也感覺到腦袋在沸騰。各式各樣的片段閃過腦海，部落建築的破壞、朋友的死亡、妻小的屍首……恨意透過他的手具現化成百步穿楊的兵器，射殺眼前的敵人。

在他不斷橫掃附近的敵人、造成無數死傷的同時，有些許光點從他的雙眼中掉落，燕仁知道那是兩行熱淚，那是又悲傷又憤怒的表情，已經無法停止下來的猙獰面孔。

與其說是他在射出弓箭，不如說是這份殺意的力量在驅動著巴里，迫使他必須不斷進攻、進攻、再進攻，宣洩這份沒有止境的恨意。

「巴里……」

燕仁感到很痛苦，不只是因為自己承受這些情緒，而是因為他明白巴里想要停下，卻被雙眼的力量驅動，在無止境的痛苦泥沼中掙扎。

如果殺盡眼前的敵人都無法獲得安慰，那為什麼要繼續呢？都僅僅是為了在腦內爆發的恨意，為了撫平這份狂怒而射出一次又一次的弓箭。

巴里不斷前進的同時，另一名戰士站在他的面前，那名戰士的模樣很模糊，但隱約能看見他身材高大，至少兩公尺以上，一點都不像人類的身高，足足有一層樓高。

「搭卡卜勒！」巴里對戰士喊道，語氣出奇的冷靜，當中卻沒有理性，站在這裡的只有部落的戰士。「你不應該出現在這裡，離開我的面前，不然你很清楚下場為何。」

「巴里，你在踐踏我的歸宿。」戰士的聲音平穩而洪亮。「不論是為了未來的子

嗣，還是為了榮譽，我們都非得戰到一方殞落！」

「子嗣……未來？」巴里冷冷地說道。「兩者我都沒有了，如果你擋在這條道路上，那我也會奪走你的！」

「巴里！就算是你這樣的戰士，也只是被眼睛的力量給迷惑的懦夫嗎？就算你擁有千軍萬馬之力，我也不會讓你踏入祖先與我們的土地半步！」

戰士說完便揮舞著斧頭，朝相對矮小的巴里揮去。

巴里一動也不動，張開弓箭，紅色的光射向戰士的右肩膀，鮮血噴濺，而戰士即使承接了巴里的攻擊，他也毫無畏懼，斧頭砍向巴里的頭顱。

巴里究竟是不想躲開，還是有意尋死？

燕仁看著夢境逐漸化作模糊的霧氣，最後一刻他們廝殺的結果，就這樣隱瞞在霧氣之中。

第一章 連續妖怪死亡事件

狹長、往上蔓延的街道上，處處瀰漫著硫磺的氣味，十二月的寒冷冬夜，白色的月光灑落下來，照亮了飄向空中的白色煙霧。

北投的夜晚依然充斥著熱鬧的喧囂聲，觀光客絡繹不絕，每個人都想飽覽北投的風采，在熱水中舒舒服服洗滌身心靈的疲憊。

然而慕名而來的觀光客如果想要泡位於北投公園的露天公共溫泉，那麼他們這幾天正好撲了個空，入口處正掛著「維修中」的字牌。

平常露天公共溫泉只有在每個月會清潔一次，鮮少休業，而這卻已經是這個月第三次臨時休息了，就連在北投工作的在地人也不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。

北投露天溫泉依附著高低落差，呈現階梯狀、一個又一個橢圓形的上下水池，從三到四十人的大浴池到只能容納五、六人的小浴池，擠滿人潮時至少能有數百人同時泡湯，地面用板岩鋪成防滑地板，浴池邊緣用鵝卵石打造。

在露天溫泉的角落，穿著制服的幾名警察正在拍照、採集樣本，一名成年女性指揮著警察，雖然她不是穿著制服，卻是現在實質的領頭人。

「……這已經是這個月第五個了嗎？算上文物館的竊案……真是煩人啊。」女性叼著一根菸，煩躁地撥弄褐色的大波浪捲髮說道，她穿著黑色背心，身上穿著深綠色的軍用大衣，緊身的深藍牛仔褲，腳踩褐色長靴。

「葉烈小姐，在這裡抽菸不會破壞現場嗎？」旁邊的警員小聲地提醒道。

「你啊，是第一次來對妖組幫忙吧？」葉烈眯著眼睛說道，不屑地彈了一下菸灰。

「這種現場才不會被區區菸灰破壞……不如說我還希望這是一般的刑事案件，但這可不一樣啊，是妖怪的死亡案件。」

一具浮屍漂浮在浴池中央，他的身材矮小，目測一百五十公分左右，但卻有著異樣的身體，他的頭比一般人的頭顱大得多，幾乎快跟肩膀同寬，他沒有雙手，取而代之的是有四對腳，從腹部、人類應該是手的位置長出，乍看之下就像有著部分人類形狀的蜈蚣，有些駭人，可如果只看臉部的話，看起來是稚氣未脫的青少年臉孔。

「是山蛭吧，年紀大概一百來歲——以妖怪而言很年輕了，還有膽子化成人形偷

偷跑來公共浴池泡湯，他也沒想到會遇到不測吧。」葉烈長呼一氣。「一般民眾的掩蓋暗示做得怎麼樣？」

「是的，在搭設隔離食穢蟲和驅趕普通人的結界時同時做了。」旁邊的警員緊張地應道。「緊急疏散的民眾會以為是有動物的屍體出現在溫泉裡……」

「很好，開始習慣這種需要掩蓋死亡的工作吧。嗯？」葉烈皺眉，發現屍體周圍有著不認識的人闖入。

照理而言，在驅逐外人的結界術下，是不會有一般民眾能夠闖進來的。

那兩人一男一女，在屍體旁邊交談。

「沒有明顯外傷，現在是發現屍體後的兩個小時……身體裡頭沒有明顯的溫度差別，沒有發現發炎症狀或是內傷，表示不是因為身體症狀而死。燕仁，有什麼發現嗎？」說話的女性蹲在屍體旁，她身穿白袍，黑色長髮綁成側馬尾，幹練的雙眸給人精悍的印象。

「嗯……我感覺水裡殘留的妖力好像和他的妖力不太一樣，非常細微，還有，死後的妖力幾乎乾涸了？因為這樣才沒有食穢蟲在吸食妖力吧……冉茗學姊也試著看看？」燕仁喃喃說道。

他穿著深綠色的登山背心，襯以黑色的短袖上衣，下半身穿著藍色丹寧褲。他的右眼眼白呈現黑色，在眼白中有著一圈金色的瞳孔，就像將日全蝕鑲在眼眶中，明明露出異樣的模樣，但其他人似乎沒有特別注意到他的眼睛異常。

「啊……確實，但這些微的妖力不足以追蹤……」冉茗摸著水池的水說道。

「也許這樣可以斷定是妖怪所為？啊，在那之前，還是先做這件事吧。」燕仁將雙手蓋在山蛸屍體的雙眼上，山蛸的頭顱很大，相對的眼球也比常人大上一圈，燕仁需要各將一隻手掌覆蓋上去才能將瞳孔完全遮住。

「請你安息。」燕仁說道，蓋上了山蛸的眼皮。

也許是心理作用，蓋上眼皮後的山蛸表情柔和了許多，就像是在溫泉裡睡著似的。葉烈對燕仁和冉茗挑眉。

「那兩個人是誰？」葉烈問道。

這時，旁邊一名男人將手肘搭在葉烈的肩膀上，男人有著一頭剛硬的黑色短髮，穿著沒有扣好的西裝外套，露出輕浮的笑容。

「那兩位就是我帶來的幫手啊，葉烈警官。」男人笑嘻嘻地說道，從口袋中拿出一根菸。「是不是該感謝對妖組臺南分組的傾囊相助啊？我要求的不多，借個火點菸如何？」

「馬豈介，我勸你把手肘移開我的肩膀，不然你就是這裡下一個死者。」

「不用這麼激動啊，葉烈警官。」被稱作馬豈介的男人立刻將手放下來，遠離葉烈幾步。

燕仁和冉茗調查結束後，走到葉烈面前，讓豈介做正式的介紹。

「這位是蒲燕仁，」豈介說道，燕仁不好意思地微微鞠躬行禮。「如果妳有戴符咒加持過的助咒眼的話，就會發現……」

「我早就戴著了，」葉烈指著自己銳利的黑色瞳孔，仔細看的話就會發現瞳孔上

戴著一圈隱形眼鏡，接著用打量的眼光看向燕仁。「那顆眼睛是怎麼回事？你是半妖？」

「啊、是的。」

燕仁在半年前曾經遭遇過生死關頭，當時的眼球被刺穿，在千鈞一髮之際，他接受了這顆妖怪的眼睛，因而獲救，也因為這顆眼睛，他就這樣一頭栽進妖怪的世界。

「這是巴里之眼，」燕仁說完後，一時之間不知道該從哪補充起，同時又被葉烈警戒的眼神給刺痛著，他吞嚥著口水，快速地簡單說明。「排灣族會將眼睛擁有奇特能力的人稱為巴里，這一顆就是他的右眼……有一些，呃，特別的能力。」

「這我知道，是排灣族傳說中的異人吧，我有聽說過……臺北分組這邊也常常接觸排灣族傳說相關的傢伙。」葉烈聳聳肩，用狐疑的表情看了看燕仁，再轉過頭看向豈介。「你真是學不乖啊，不是三番兩次被半妖給騙嗎？還敢跟半妖合作？」她沒好氣地說道：「不怕又是一個花言巧語想騙你的傢伙？」

「不好意思，」冉茗忍不住插話。「請妳不要隨便加諸對半妖的偏見到初次見面的人身上，燕仁連讓小兒科的小孩子吃下藥都做不到了，何況是花言巧語？反倒是馬豈介會在工作的時候找燕仁喝酒——」

「咳咳，這位是王冉茗醫師，是一名妖族。」豈介趕緊打斷冉茗繼續說下去。「他們的人格我可以擔保的，也是警政署直接認可的協助者，別擔心。兩位，這位是葉烈警官，是對妖組臺北分組的負責人。」

「又是妖怪又是半妖，哪來『人格』可言啊？」葉烈嘆了口氣，皺眉說道。

「可以請妳禮貌一點嗎？我們可沒欠妳。」冉茗怒瞪葉烈說道，怒氣沖沖的彷彿下一秒就會咬向對方。

「沒關係啦，冉茗學姊，我們用行動證明就好了。葉烈小姐，請多指教。」燕仁趕緊擋在葉烈和冉茗中間打圓場。

燕仁尷尬地和豈介對上眼，兩人互相苦笑了一下，冉茗和葉烈都屬於強勢的性格，碰在一起特別容易擦出火花。

「你們安分點，我可不像馬豈介那麼天真，會全盤相信別人。」葉烈說道，沉思了一會兒後又補上一句。「也許不用我操心也說不定，畢竟現在北投對妖怪而言不太安寧。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嗎？」

「嗯……我有聽說，」燕仁說道。「北投發生了不明妖怪連續死亡事件吧？」

「是，我不知道你們能幫到什麼程度，但在這麼危險的時候過來這裡，我就姑且當作你們還算帶種。」葉烈輕輕點點頭。「剩下的細節等我們搬運完遺體到據點後再說，地點我再用手機傳給馬豈介。」

當葉烈離開了一段距離後，豈介才上前安撫還在生氣的冉茗。

「不好意思啊，她個性比較衝，就是這樣她才沒有搭檔，每個人都受不了她……」豈介說到一半，想到什麼似的換成好奇的語氣。「不過我也很好奇啊，你們醫院的工作也很忙碌吧？怎麼這次會答應我的請求？」

「都是因為——」

「冉茗學姊，我覺得先不要說吧。」燕仁在冉茗開口說話前用手摀住她的嘴。「簡而言之，我們有一些理由非得來北投一趟不可，但暫時不能跟豈介先生說，畢竟不知道是不是隔牆有耳……我們不想打草驚蛇。」

豈介看燕仁數秒，露出理解的淺笑。

「我明白了，之前也麻煩你們這麼多，那這次我就先不過問了。」豈介說道，然後忍不住笑出來。「你是要摀住你學姊多久啊？」

「姆姆！」嘴巴無法開口的冉茗緊盯著燕仁。

「啊啊！抱歉！」

豈介開著深藍色的福特小客車、燕仁騎著他的野狼傳奇 R150 機車載著冉茗，三人依據葉烈給的地址來到了在新北投捷運站附近的小巷子裡。

這裡是一家麵店，裝潢風格融入北投的泡湯文化中，和日本拉麵店鋪的木造風格十分相近，但店鋪裡充滿了肉燥的香氣，以及牛肉麵特有的中藥湯頭氣味，招牌上寫著「山鬼麵」。

店內有分成一整排櫃檯座位和以四人為一個單位的小桌，除了在櫃檯的葉烈以外沒有其他客人。

「你們真慢啊。」葉烈說道，用筷子夾起熱騰騰的麵條說道。

「歡迎光臨！隨便點，第一次來我的店就讓我請客！」在櫃檯裡的開放式廚房中，一名爽朗的成年男性說道。

他有著粗獷的身形，寬厚的方形下巴，穿著藏青色的短袖上衣，嘴邊保留了一圈修剪過的鬍子，十分有性格，倒是那件衣物讓人在意，腹部側邊有著開洞，能看見他的肌肉線條。

「阿當，你就直接化做原形就好了，這樣也比較輕鬆吧？」葉烈說道。「你平常不習慣化成人形不是嗎？」

「哦？既然都是相關人士，那我也就自便了。」被換作阿當的老闆伸了個懶腰，身體開始產生變化。「不過最前腳還是維持手部好了，我還要煮麵。」

阿當的腹部和腋下突然長出了兩對腳，那畫面就像是植物的縮時紀錄片似的，將植物的生長過程快轉，燕仁都還沒反應過來，阿當就用兩對腳踩在地上、一對腳攙扶調理臺，雙手靈活的煮著麵。

恢復原形之後，阿當的頭顱看起來也大了一些，幾乎快跟肩膀等寬，並且能夠三百六十度迴轉查看爐火。

「八隻腳愛惡作劇的妖怪，山蛸。」葉烈簡單說道。「我可不是來上課的，想知道更多自己上網查。」

「哈哈，現在山蛸們也不太惡作劇了啦，大多數傢伙都在工廠裡面善用自己的腳呢。」阿當笑著說道。

豈介率先坐到葉烈旁邊，燕仁和冉茗則依序坐在豈介身邊。

燕仁在臺南遇過的妖怪大多都保持著人類的型態，看見身體異於人類的妖怪還是

有些不適應，倒是冉茗先開口說了燕仁也在意的事。

「請給我一碗餛飩麵……我是王冉茗，阿當先生，冒昧這樣問很抱歉，不過請問您跟死者是認識的嗎？」冉茗語氣輕柔的問道。

阿當煮麵的動作一瞬間停了下來，爽朗的笑容收斂了幾分，然後用腳抓了抓頭，聳了聳肩。

「這個嘛，他是我弟弟，阿敢。」阿當用輕鬆的語氣說道。「說是弟弟，不過我也快三十年沒跟他來往囉，沒想到再次知道他的消息是用這種方式。」

「請節哀。」冉茗說著。

「哈哈，我們山蛸的家庭觀念很淡薄啦……沒有什麼哀傷的感覺，但真的不希望他這麼毫無價值的死去。」阿當說道，將麵條給甩乾。「到底是發生什麼事，就交給你們搜查後告訴我了。」

「當然。」豈介說道，順便點了一碗牛肉麵。「寒暄到這裡吧，該說正事了。」

「嗯，邊吃邊說。」葉烈點點頭。

葉烈拿出手機，點開了相關的資料，讓大家傳閱。

燕仁對於葉烈讓他們一邊吃飯一邊看遺體的照片感到不可思議，不過也許是以為作為醫師的他們早就習慣這種場面，所以才這麼做也說不定。

包含今天的阿敢，資料裡大多是妖怪的死者，有山貓般的動物妖、有著長嘴喙的妖鳥……他們的共通點都是在泡湯時死亡，但沒有明顯外傷，死因也非溺斃。

「還有兩個是萬象妖，不過萬象妖死後就回歸大地的精氣之中了，沒有遺體。其他死者解剖後的死因是多重器官衰竭，彷彿身體失去了所有能量般不再運作，最後死亡。」葉烈說道。

「唔，就像是妖力被抽乾似的……唯一的共通點只有都在今天的那個露天浴池遇難嗎？」燕仁喃喃說道。「難道是為了掠奪妖力？妖怪之間會彼此殘殺嗎？」

「會是會，但通常會用更直接的方式。」冉茗說道，回想著自身作為妖怪的經驗。

「把其他妖怪吞進肚子裡是最簡單明瞭的方法，就算現在很多妖怪混入人類社會，也還是有許多傢伙會直接用暴力襲擊的，通常覬覦我身體的傢伙也會直接襲來……當然最後都被我打倒了。」

「咳。」燕仁被湯嗆到，覺得冉茗的說法有待修飾。

「所以是基於某種目的，用某種手段將妖力從妖怪身上汲取出來。」豈介說道，扒了一口麵。「還是說……在溫泉水裡面有對妖怪有毒的物質在？」

「這倒是不至於，因為我最近在北投泡澡也沒事啊。」阿當一邊端上白菜滷和滷蛋切片一邊說道，在廚房內靈活擺動的腳很是顯眼。「一些生活在這裡的妖怪也沒事。葉烈大姊頭，會不會跟竊案有關啊？」

「竊案？」豈介停下筷子。「妳怎麼沒跟我說這個啊？」

葉烈露出不耐煩的表情拍了拍額頭，嘆了口氣。

「竊案的事我自己心中有底，是這裡的一名妖怪慣竊……不說也罷，不過既然你帶來了半妖和妖怪幫手，那我倒是有想到怎麼讓他們幫忙，」葉烈露出了笑容，明明是初次見面後難得的微笑，卻讓燕仁感覺不到善意。「後天就來執行，明天

我還要處理竊案的事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我會安排燕仁小弟和冉茗醫師的住處。」豈介說道，同時向阿當點頭致意。「阿當先生，這陣子要麻煩你關照啦。」

「沒問題，各位要用餐儘管來啊，北投好吃的店家我也會介紹給你們的。」來北投的第一個夜晚，就在阿當爽朗的笑聲中結束。

北投的溫泉飯店非常多，豈介挑了一間距離溫泉公園有一段距離、地勢偏高的飯店供燕仁和冉茗住宿。

「說起來，你們一間房沒問題嗎？」在飯店的入口處，豈介看著燕仁和冉茗問道。

「啊，沒問題吧。」燕仁似乎在考慮其他事，一時間直覺般的回應。「請飯店給我們兩張單人床的房間。」

冉茗有些詫異的看著燕仁，想了想後點點頭。

「燕仁沒問題的話我也不介意，就這樣幫我們處理吧，今天的你滿可靠的嘛，除妖偵探。」冉茗一邊說一邊用力拍了拍豈介的背。

「痛！妳這妖怪不要對人類使這麼大的力……」豈介露出困擾的表情。「你們沒問題的話，那我也不說什麼了，我還要去幫忙他們處理妖怪的屍體。」

「妖怪的屍體和葬禮……會怎麼處理啊？」燕仁好奇的問。

「這個嘛，如果當事妖有在人類社會工作、生活的記錄，那就會替他安排公葬，請他的親朋好友來送行，不過嘛，因為要隱瞞妖怪的事，所以他們無法以妖怪的身分入土或火葬，只能假裝以人類的身分送葬，在葬禮上當然也不能讓親朋好友弔念最後一面，如果是萬象妖那種死亡後歸於大地的類型，就只能埋葬、燒空棺了。」豈介說著說著，又點起一根菸。「不是什麼令人舒服的話題呢，盡是人類為了維持自己社會秩序的單方面自私，老實說平常也不會想跟你們說這些，特別是冉茗醫師。」

「沒事，我也在人類社會生活這麼久了，知道這些事難以避免。」冉茗點點頭說道。「作為醫師，我也同樣藏匿著一些妖怪死者的死亡，不用想太多，讓我們解決這件事吧。」

「無法以自己真實的樣態死去啊……咳，抱歉，是我提起了這個話題。」燕仁不好意思的低頭。「豈介先生今天住哪？」

「我會住朋友那裡，就不打擾你們兩個了。」豈介拍了拍燕仁的肩膀，意有所指地比了個大拇指。「明天早上再手機聯絡。加油啊，燕仁小弟。」

這時燕仁才意識到自己和冉茗同住一間房的事，他剛剛只想著這樣方便兩人商討事情，沒有想太多。

「啊……不是……算了，明天見。」燕仁放棄解釋，苦笑著和豈介道別。

在豈介離開後，燕仁請飯店服務生幫忙運送行李到房間，他不時拉拉衣袖，右手手腕上劍形狀的吊飾在飯店大廳的燈光下微微閃爍著光芒。

燕仁和冉茗肩併著肩往房間走去。

「不過啊，那個叫葉烈的，講話真是沒有禮貌，怎麼對妖組都是這種怪人啊。」冉茗不高興的雙手抱胸說著。

「好了啦，對妖組就是針對妖怪的警察，她也不像豈介先生那樣跟我們搭檔過，冉茗學姊不要放在心中——」

正當燕仁在專心安撫冉茗的情緒時，一名黑色長髮的服務生低著頭快步走過旁邊，她不小心撞到了燕仁的右肩，燕仁轉過頭，正好看見她髮際間參雜一束綠色的長髮，下意識認為那是挑染。

「客人，不好意思……」服務生不好意思地低著頭說道。

「沒事，沒關係的。」燕仁和對方點頭致意後，便繼續試圖澆熄冉茗高張的怒氣。

在進到房間後，兩人輪流盥洗，洗去舟車勞頓的疲勞。

先洗好澡的燕仁走到了陽臺邊，從這裡可以鳥瞰北投溫泉公園，日式風格的飯店掛著紅色燈籠，在黑夜中飄逸著燈火，絡繹不絕的遊客人來人往的走在街道上，看起來完全不像是發生連續凶殺案的城市。

畢竟，妖怪的死不會被報導，只會隱藏，這讓燕仁感到一絲悲哀。

他舉起右手腕，查看手環上的吊飾，那是一把小巧的劍，雖然看起來只是裝飾，但其實它是一把實實在在的妖劍，是他去年捲入事件之後，一位朋友交付給他保管的物品。

想起去年的事，燕仁不禁下意識揉了揉右眼，這顆眼睛是帶他進入妖怪世界的契機，也是他來到北投的理由。

在進行正事之前，燕仁突然想起那位朋友交付他保管的不只是這把劍，還有一隻鳥兒。

「鶻兒不知道怎麼樣了……我還以為牠會跟過來。」穿著素色睡衣的燕仁喃喃說道，在冬天的夜晚顯得有些冷。

「牠啊，」不知道什麼時候洗好澡的冉茗走到他旁邊，她穿著簡單的睡衣，把長髮盤起，高挑的身形伸著懶腰。「我想不用擔心牠吧，都在野外生活這麼久了，牠會自己照顧自己的。」

「說的也是。」燕仁點點頭，下意識摸著手環上的劍。

除了洗澡以外的時間，就連睡覺時他都會把這把劍好好的帶在身上，這是一把殺傷力強大的兵器，如果被妖怪或有心人士撿走，那後果不堪設想。

「話說回來，不跟豈介說明一下我們為什麼過來嗎？」冉茗好奇地問道。「雖然他是不太可靠的除妖偵探，但瞞著他也不好吧？」

「我也不是故意想對豈介先生隱瞞，就怕葉烈小姐或是她身邊的人有什麼問題，或是隔牆有耳……唔，冉茗學姊的父親不是也說過要小心嗎？」燕仁說道，對他而言這樣小心翼翼也是挺難受的。「我再找機會跟豈介先生說明一下來意吧，不然也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找起。」

「呼嗯，小心一點是沒錯啦，我也不想輕易洩漏我是麒麟颯的身分——如果不是

怕帶給生活在這裡的妖怪困擾，不然我比較想要直接硬碰硬。」冉茗一邊說一邊走到梳妝臺前整理頭髮。「在處理我們的事之前，我也想解決妖怪被謀殺的事，不希望這種難過的事繼續發生。」

「嗯？」聽到冉茗這麼說，燕仁轉過頭看向鏡子裡的冉茗，她的些許髮絲因水氣沾黏在臉頰上，露出複雜的神情。

「他們都是守著人類社會的規矩進到露天溫泉浴池泡湯的，想像人類那樣一起放鬆，卻遭遇到這種不測……諷刺的是儘管浴池因為他們的死而暫停營業，理由卻是見不得光的，妖怪的死在人類社會中被隱匿著，讓人感覺很難受。」

沒想到冉茗也在思考一樣的事，讓燕仁感覺心中莫名的高興，但又立刻提醒自己，這件事並沒有什麼好開心的。

「我也這樣想。就先聽葉烈小姐決定怎麼處理，在那之前我們就專注在我們的目標吧，如果我們看到的真的是搭卡卜勒……那得在他之前完成我們的目標才行。」燕仁深吸一口氣，摸著自己的右眼，那顆有著奇異能力、領著他進入妖怪世界的巴里之眼。「必須在他之前收回另一顆『巴里之眼』才行。」

「沒錯，必須讓巴里得以入土為安。」冉茗點點頭。「我也想找父親所說的那位麒麟談一談。」

在對話告一個段落後，兩人休息了一下子，便各自躺在單人床上。

兩張床離了大概兩公尺，冉茗側躺著，從另一邊注視著燕仁，這才想到什麼似的笑了一下。「對了，我沒想到你這麼大膽呢，敢跟我同一間房啊？」

「我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就答應了，現在感覺好像並不是一個好主意。」燕仁窘迫地說道。

燕仁平時一直把冉茗當作可敬的學姊，在待人處事上也向冉茗看齊，對他而言，身為妖怪卻投身人類社會行醫、奮不顧身保護人類與妖怪的冉茗是十分耀眼的存在，但現在兩人獨處時，他又莫名意識到對方的女性身分，而感到尷尬和暗自責怪自己的遲鈍。

「不、不然我跟飯店說一下，我們還是分房吧，我可以睡隔壁房……」

「沒關係，不用了，看你慌張的樣子滿有趣的。」冉茗笑道，閉上雙眼。「考慮到我們以後可能常常會有一起行動的情況，我是不介意和你同一間房的，先習慣也好。」

「妳不要預設我會陪妳做些衝動的事。」燕仁喃喃說道，躺在柔軟的床鋪上逐漸泛起睡意。

「哦？如果我現在就衝去找葉烈逼問我想要的資訊，你會陪我嗎？」

「……會。」

「呵，我就知道你會這樣回答。」冉茗像是抓住燕仁把柄似的笑著說道。「再提醒你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會打呼。」